



我家的斑鸠

□ 冯衍春

每当我听到树上的斑鸠那“咕咕咕——咕咕咕——”美妙动听叫声的时候,就不由得想起10多年前我家养的那只乖巧可爱的小斑鸠。

那年3月上旬的一天中午,我回家吃午饭,妻子高兴地说:“我逮住一只小斑鸠。”我惊异地问道:“在哪?你咋逮住的?”她手一指说:“那不。”我好奇地过去一看,果然发现在厦檐墙跟前的花盆上,站着一只灰色的脖子上长着一圈红里掺着黄绿色小碎花的斑鸠。它正怯生生地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朝这里望着。我坐在桌前一边吃饭,一边听妻子绘声绘色地说着她是如何逮住这只可爱的小斑鸠的。

原来,这是一只曾被人逮住并剪短翅膀又逃到我家来的小斑鸠。上午妻子出门时,忘了关上厦檐的铝合金门,这只小斑鸠便跑到门前来觅食。这时妻子正好从外边回来,它便惊慌失措地逃跑,没想竟慌不择路地跑到门里头来了。

一向不爱小狗小猫,只喜欢小鸡小鸭的妻子,却非常喜欢这只小斑鸠。我想,小斑鸠失去了飞翔的能力,若放走它还不知要遭遇什么命运,于是我们便决定养着它。我找来两个小烟灰缸,刷干净后一个盛米,一个盛水,放到靠墙跟的花盆附近。不多时,小斑鸠便来到烟灰缸前啄起米来。它总是低下头啄两口,便抬起头警惕地向四周张望,然后再低头啄两口,吃完米后它又到盛水的烟灰缸前喝了点水。

秋意正浓

□ 袁二辉

下午五点多,大姐突然打来电话,二姐心里直犯嘀咕:今天上午刚同姐姐通过电话,说好明天一块回娘家,正好两家的宝放假都在家,平常很难聚在一起。二姐的脑中闪过一丝不祥的预兆,以最快的速度按下了接听键。

“哥打来电话,说咱家大门紧锁,咱娘不在家。”二姐赶紧告诉姐姐,娘今天去舅舅家了,弟弟一大早告诉她的,还让她不用再给娘办电话卡了,他用自己的手机卡给娘办了一张副卡。

“我知道,就是因为这才着急呢。这么晚了,咱娘还没进家。”大姐的言语中透着不安。二姐挂了电话,给舅舅家打去,舅舅说三点多就走了,算算时间早就应该到家了。走了两个小时了,平常娘骑电动车也就是半小时的路程,早该到家了。

二姐越想越不安,眉头紧锁,心也怦怦跳起来。娘能去哪里?没法给娘打电话了,娘的手机已经丢了两天了。她先给弟弟拨去一个电话,让弟弟抓紧四处找找,看在五奶奶

吃饱喝足后,它跳到橘子树的花盆沿上,站在那儿开始用嘴巴梳理那一身漂亮的羽毛。

晚上我下班回来,妻子告诉我:“那只小斑鸠还会打鸣呢!”我一听就知道这只可爱的小精灵已经在我家开始了它新的生活。

第二天早晨,我一觉醒来便听到从远处传来斑鸠那“咕咕——咕,咕咕——咕”的叫声,接着传来我家小斑鸠的叫声。它们一唱一和遥相呼应,好像一曲动听的男女二重唱。

妻子告诉我,有两只斑鸠经常飞到院子里来,一边找食一边叫,引得我家那只小斑鸠也在一遍遍地叫呢!

当儿子、儿媳在它一旁洗脸时(原先脸盆架就放在这墙跟前),小斑鸠总是怯生生地躲到里边的花盆沿上。白天没人时,小斑鸠便从花盆上跳下来,转转悠悠,有时还大胆地来到我们的屋门口朝屋内张望,但发现有人时便会大摇大摆地离开。每到晚上,小斑鸠便跳到里边靠墙角的一个花盆上睡觉。

小斑鸠的到来,为我们全家带来了新的话题和乐趣。儿子、儿媳和女儿及5岁的小外甥都很喜欢它。但当小斑鸠到处游玩散步时,总会不自觉地留下点点滴滴的鸟粪而影响卫生。我每天下班回来,都不忘打扫一下鸟粪,晚上拖地时也会将厦檐下的地拖一遍。

有天中午,小斑鸠不见了。妻子说:“它在院子西边墙跟前的花盆上呢。”我过去一看,小斑鸠果然站在一个花



盆沿上,正瞪着两只圆圆的小眼睛朝我望着,好像在对我说:“我在这儿呢!”妻子一边吃饭一边说:“今上午儿媳整理卫生时,敞开了铝合金门,小斑鸠趁机溜了出去,又跑到院西边的花盆上去了。”我想,让小斑鸠接触一下外界的风光也好。正说着,院中突然传来斑鸠的叫声,我和妻子忙到门口朝外张望,只见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斑鸠,跳到我家那只小斑鸠跟前,正一点头一点头地朝它叫呢。妻子说:“这两只斑鸠可能原来是一对儿,现在它们终于又见面了。”

第二天早晨才5点多,一向爱早起的妻子突然叫醒我说:“快起来看看,小斑鸠不见了!”我说:“它被剪短了翅膀

飞不了的。”妻子说:“我到处都找遍了也没找到,只在南边的香椿树旁发现了些羽毛。”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,心想坏了,一骨碌爬起来,到院中的香椿树下一看,果然有许多细小的羽毛散落在地下,一看便知道夜间这里曾发生过一场“生死搏斗”。妻子惋惜地说:“可别是被谁家的猫拉去吃了,真疼人!”我心中自责,昨晚本该将它捉到厦檐里来,却没有……可怜的小斑鸠因没了翅膀终是没能逃脱死亡的厄运。为了安慰妻子,我只好说:“可能是来了好几只斑鸠把它救走了……”

每每想起那只可爱的小斑鸠,我心中便会产生一阵阵酸楚和愧疚。

用联合收割机,娘嫌机器弄得干净,有漏网之米,总是再翻一遍。

大前天二姐回家,给娘打电话没人接,到家后娘告诉二姐,她从地里翻完玉米回来,手机不见了。娘心疼不已,让二姐的哥哥弟弟去找,一无所获。二姐想都没想和娘说:“回去就买一个。”

一场秋雨一场寒,路上散步的人零零散散,与暑假时的熙熙攘攘,川流不息有着天壤之别。

“要一款老年机,给我娘买。”店主轻轻推开一扇玻璃柜门,从里面取出一款手机。二姐一下子就看中了,手感不错,铃声也不是那种刺耳的音乐,而是柔和悦耳。

娘已从弟弟手里接过电话,二姐告诉她,已经给她选好了一款老年机。

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。二姐走出手机店时,向天空望了一眼,一阵寒意包裹了她,她连忙小跑着钻进车里,拨通了弟弟的电话,告诉他十分钟后到家,让弟弟拿着副卡来娘这边。

二姐到家时,哥哥、弟弟

两家人也都来了。大家围坐在娘的周围,小心翼翼地把手插进手机,拨打二姐的电话,通了。二姐在娘的手机上下常用联系人号码:“1”是大姐的号码;“2”是哥哥的号码;“3”是二姐的号码,“4”是弟弟的号码……

秋风落叶入心,秋叶飘零入眼,秋色蔓延入画,秋情浓融入了文。



用时间酝酿的爱

□ 刘能燕

新鲜的豆腐经过时间的酝酿,变成了腐乳。腐乳有一种独特的风味,只有用心感受才能发现其中的美妙,就像外婆对我的爱。

前不久母亲打电话跟我说外婆要过80岁生日了,问我有没有时间回家。久居外地的我鲜少回家,回想自己小时候曾经在外婆家生活的日子,才发觉我已经3年没有见过外婆了,不觉眼角湿润,有点想念那个已发白如雪的老太太。于是我决定奔赴千里回老家陪外婆过80岁的生日。原来回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

回到外婆身边,我又好像蜕变成以前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,大大咧咧的,俨然不是一个做了母亲的中年人,因为事事有外婆张罗。

临走时,外婆从厨房拿出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结实的罐头瓶子放到我手上,说:“这是给你的腐乳,带回去吃吧。”这久违的腐乳味道让我欣喜万分:“外婆,你还记得我好这口呀?”外婆笑着说:“当然记得,以前你回家哪回不过来弄点咸菜吃?”我拉着外婆的手,骄傲地说:“是呀,因为外婆做的咸菜最好吃。”“只可惜现在身体不如以前了,没做其他的,就做了腐乳。”外婆的话语中透着遗憾。“那您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呀,我下次回来还要吃咸菜呢。”我跟外婆约定。她笑着说:“好好好,你个馋嘴猫。”

在返程的车上,包中的腐乳悠悠地飘出香味,还是那熟悉的味道。看着窗外一排排向后倒的树,就像往事飞驰而过。曾以为我们都把爱丢在了时间里,如今腐乳的味道又让我把过去关于爱的记忆连接了起来。

我自小口味偏重,喜欢咸辣口味,外婆做的咸菜正对我的胃口。初中住校期间,学校做的菜清淡,对我来说实在是寡淡无味,于是每到周末,外婆就一瓶一罐地往家里给我送咸菜,让我带到学校吃。外婆做的咸菜品类丰富,有腐乳、萝卜干、腌黄瓜、剁椒酱、莴笋干等。外婆怕我吃太多,规定一周只能吃一瓶。可她哪里知道,我的同学们也觊觎那味道独特的开胃菜呢。

记得有一次大半夜我饥饿难耐起床泡面,放了点咸菜进去,那香味“叫”醒了室友,她们纷纷起床泡面吃咸菜,我一周唯一的一瓶咸菜就在那晚“全军覆没”了。

外婆做的咸菜伴随我上大学,每次放假回家,我都会到外婆家带几瓶咸菜回校,与同学们一起分享外婆的爱。

我曾问过外婆咸菜的做法,她说了很多步骤和注意事项,具体的我已记不清,只记得过程很繁琐,要经过时间的积累和沉淀,就像外婆的爱,在时间中历久弥香。